

# 完美枇杷树

□仪征 张玉明

刚搬来住时，已是深秋时节。楼下院子里，一棵陌生的树，正开着淡黄色的小花，似乎在欢迎我的到来。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，沁人肺腑。问询左邻右舍，才知道它叫做枇杷树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枇杷树。虽然很陌生，但它的名字和果实，却早已很熟。妻每天要去菜市场买菜，有时会在路边的水果摊上，给小女儿捎回来一些应时的水果，这当中就有枇杷果。黄澄澄的皮，核大味酸。记得小女儿吃它时，每每酸得直流口水，围兜上湿漉漉的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这枇杷果好像是来自南方的果品，想来这枇杷树理当生长在温暖的南方了。如今是谁、又为何将它引种到这院子里来的呢？是为了看它四季常绿、终年不落的大大的叶吗？它的叶一点也不秀美，毛毛糙糙的，缺少光泽。是为了观赏它淡黄色的花吗？它的花形花色，都与梅花极相似。只是梅花是先开花，后生叶，而它的花却终日被宽大的叶片严严实实地遮掩着，一点也不显眼。还是为了想

尝它味酸的果呢？尽管眼前的这株枇杷树正生机盎然地长着，而且开着满树的花朵，抛开“桔逾淮北则为枳”的古训不谈，仅凭这西风渐紧，北风渐起，霜雪渐至，叫我怎能相信、又怎敢奢望它还能结出那解馋的枇杷酸果呢？

而邻居们的回答却是肯定的：“会结果的，都已经结了好几年了。看这一树的花朵，就知道明年还是个大年呢。”

以后没事时，就倚在楼前的栏杆边，守望着这株枇杷树。看它的花期静静地开过，将信将疑地等待它的果实慢慢地孕育。枇杷花从十月一直开至翌年二月，这漫长的花期，经历的却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，数九严寒，还有雪压霜欺。这期间有菊花匆忙地开过，有梅花匆忙地开过。菊花将硕大的花盘，高高地托举过头顶，却无奈“蕊寒香冷，蜂蝶难来”，最终只落得个“枝头抱香死”了。梅花虽然“香如故”，却也早已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了。

而这枇杷花却开得如火如荼，自在潇洒。记得在一个雪后的中

午，雪正在融化着。我裹着大衣，缩着脖子，从枇杷树下急急走过，忽然听见有“嗡嗡”的蜂鸣声。莫非有蜜蜂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和判断。然而当我抬头望时，不禁惊呆了，树上正有几只土蜂围着枇杷花采蜜传粉呢。它真的要结出果实呢。这不可思议的一幕，深深印记在脑海里，至今不能忘怀。

等到繁花落尽，枝头果然有青青的枇杷果历历在目，粒粒可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枇杷果一日日渐黄。至五月初夏，早就等不耐烦的邻家孩童，急忙爬上树去，用竹竿打落最先熟透了的一批枇杷果。随后我也尝到了枇杷果的滋味，和我以前尝过的枇杷果一样的味道。

我终于对眼前的这株枇杷树肃然起敬了。能在严寒的冬季里开花，已属不易，其声名足可与梅菊相媲美；经冬历夏，还能孕出甜美的果实，这更是一个奇迹。然而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奇迹，更应该是一份圆满、一份完美了。

人间完美属枇杷。我深以为

## 兰溪芝堰古村

□南京 欧阳科谕

浙江兰溪的芝堰古村深藏于兰溪与建德交界处，曾经是古婺州与严州的重要驿站。这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经元、明、清、民国几百年的风风雨雨。我慕名来此一游。

芝堰古村背依青翠葱茂的大山。上游芝堰水库的活水流经村庄。2000多米精心布局的人工水系蜿蜒流过家家户户门前的沟渠。曲水流觞、汨汨流淌、不徐不疾、清澈见底。我目睹许多村民悠然地用它洗衣、洗菜，此情此景与皖南宏村似曾相识。但因这里没有摩肩接踵、喧闹沸扬的游人，独显幽静、平和。

我顺着青石板铺就的村道逶迤缓行，这里留有100多座古建筑。有家谱记载或有匾额题刻的著名厅堂就有九座。如“孝思堂”“衍德堂”“善述堂”等。这些带“堂”字的建筑组成极为珍贵的“建筑博物馆”，其中“孝思堂”是古村中最大的祠堂（建于明朝），“孝思”顾名思义即心存孝念。我走进宽敞的院子，看到有好几位村民用三根竹竿交叉搭起的晾衣架，上面晾满衣服。还有一位村民在大竹匾上翻晒

切碎的雪菜，一派人间烟火气。此大厅及其他厅厅的门楣色泽不再鲜亮，但雕梁画栋的精细依稀可辨，它们默默地聚集在老街两旁，记录了当年的繁盛和富庶。

这些青石板村道整洁、平坦，蜿蜒曲折勾连起四通八达的众多小巷。有的小巷逼仄到仅能容一人通行，两旁是写满了沧桑的墙，墙面斑驳为土砖所砌。有的较宽阔，可容三四人通行。有的小巷在高处的两边墙中建有古色古香的木制过街廊相连接。还有一处更加绝妙，在墙外突出了两层狭长的木制小屋，以扩展室内空间。这种“悬空外挂”的方式，既不影响行人通过，还给一楼的铺面构建一个遮风避雨的檐。在雨季亦给到访的客人以从容收拾的空间，不得不让我叹服设计建造者的智慧。经过一家民居门口，只见门上贴着一副对联：一条街道皆文物，四朝厦宇仍伟雄，点出了这古村的特点。

不知不觉来到严婺古驿道旁，从说明牌上得知，芝堰古村这段长约500米，是当时建德（严）到金华

（婺）的必经之路。从南宋建村到民国用作商旅、官第、挑夫过境留宿。当时客栈、酒店、药店、各式作坊、当铺等一应俱全。此时坐在说明牌边的一位老妇人，用我半懂不懂的方言热情又淡然地指着村道前后方向作补充说明。虽然她的语调、语音远不及职业导游专业，但我从她脸上的皱纹和平和的神色，觉得一切是那么真实、随性。这老妇人早已与这古村落、她的家乡融为了一体。

从古驿道向前，一棵伟岸的老樟树矗立在道旁小坡上。这棵樟树已生长了400多年，枝繁叶茂，需仰头才能看到它那硕大无比的华盖。偌大的树干部分已中空，可并排坐二三人。道道年轮如刀刻斧凿，而根系深深扎于地下。这樟树就挺立在这里，面对大自然的侵蚀和人间的悲欢，巍然屹立。世世代代庇护着纯朴的村民，俨然成了古村人民景仰的图腾、永远的乡愁！

徜徉在这山清水秀、情韵绵长的古村落，空气中氤氲着微微湿润的玳玳花的香气，我恍惚如进入桃花源。

## 明丽阳光照小巷

□湖北武汉 刘兵

疫情后，都市早已恢复生活的烟火气。突然想起，我很久没光顾陋巷里的平民粥庄了。

那天早晨，春光明媚，我特意转过去。人得巷口，眼前的景象让人炫目：原来老旧油渍斑驳的墙面被粉刷一新，似蜘蛛网的电线被集束成束，各小吃店门前自行搭建遮雨板被换成高透明的塑料圆拱顶。明丽的阳光洒进来，把里面照得亮堂堂的。再也闻不到异味，地面整洁，无污水痕迹。整条巷子宛若是在闹市背街里的一道别致风景线。

带着欣喜，我熟门熟路地找到陈老爹的粥庄。在春节前又一波的食品涨价潮中，他店里的一碗白粥还是两元，挑选十几种小菜装进塑

料小碗，只需另加两元；其它传统品种，如豆浆、油条、肉包，酸辣粉等仍坚持平民价。由于价优物实，陈老爹为人诚信，现在的环境非往昔能相比，更是招徕大量的粉丝。

“大刘，来啦！快坐。今天还是老三样？”陈老爹热情招呼道。很快，我熟练地自助把“老三样”端上桌。陈老爹一面炸着油条，一面好奇地问：“你可是有一阵没来啦？”我答道：“疫情期间，你们这儿也肯定自行关门了嘛！开年后，我曾来过一次，见里面还有巷子临街中间段搭着脚手架。真没想到，施工这么快捷精细，整日如新。”

陈老爹兴致勃勃地接话道：“以前巷内光线昏暗，杂乱不堪。现在可好，南北街口处都写了‘幸福

## 父亲的院子

□南京 曹冬云

当年，父亲晋升后，单位重新调整了一套公房给他，我们一家五口人搬迁至新房。新房子有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，用浅青色沙砖整齐砌起了围墙，还有一个两扇门关合的淡蓝色大门，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。

刚搬进来住的时候，院子里什么都没有。没过几天，父亲就在院子里用石灰画出几块格子，准备开发院子。看见他手中拿着一个规划图，我忍不住抢过来饱眼福，只见图纸上标注着鸡窝、地窖、煤池，当然令我惊喜的是几块规划的菜地，已经标注好了预备种植的蔬菜——有西红柿、青椒、豇豆、荷兰豆、茄子、韭菜和黄瓜，竟然还有葡萄架！看着纸上的“菜园”，我亢奋不已，嚷着：“爸爸，我也帮你！”父亲笑道：“开辟出这块地很辛苦的，你不行！”我不服气了：“怎么不行？我可以帮你运土、递擦汗毛巾、端杯水。”父亲笑笑算是默许。

两个月后，原本一无所有的院子，被开辟出一家人的希望和烟火。地窖挖好了，那是冬季储藏蔬菜的地方，也是夏天我避暑的“圣地”；鸡窝也搭建好了，父亲做了四个给母鸡下蛋的窝，里面放了金色的麦草做铺垫，看起来温暖舒适，鸡窝外围是一圈篱笆，篱笆外放着木质的水槽和木质的食槽。鸡窝的右边是兔舍，只有两只大白兔，我一直纳闷父亲为什么只养两只兔子。院门正对着是厨房，厨房的东边是一处盛放煤炭的煤池，每年冬天来临前，父母单位都会给每家分一到两吨煤过冬，那也是生火煮饭的必需品。院门到厨房之间是一条葡萄架长廊，大概有十米左右，父亲花钱找人来在菜园边上打造了一个压井，通过上下压杆将地下水抽上来浇灌菜地。后来父亲又买来两

## 干菜的清香

□溧阳 吴忠平

火车上，我的邻座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她上火车就把玩着手机，很专注。我没这个兴趣，闭目养神。

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睛，火车飞速前行，车厢里很安静。她不再捣鼓手机，从座位下拉出提包。拉链一拉开，一股干菜的清香直扑我的鼻子，久违了，这股清香、温馨的味道。

我说，这干菜晒得真好真香。年轻女人说，我每次回家，走时，我妈总要把准备好的两大包干菜塞在我的提包里。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妈妈做的五花肉烧干菜了。后来去外地上大学，寒暑假回来，妈妈也总要做五花肉烧干菜给我吃。大学毕业，我在外地工作，又在外地成了家，忙了，一年就回家一趟，妈妈也总要做五花肉烧干菜给我吃，我总是吃不厌，真的！

我也是。老妈烧的干菜我总是吃不厌。

年轻女人的话匣子被打开了：这几年回老家，我总跟老妈

棵红富士苹果树苗和一棵红枣树苗，我说我喜欢吃杏子，他又弄来一棵杏树栽种在菜地的周围，这样看起来，好像那些果树似阻挡风沙的卫士，守护着菜园。

院子一派田园风光，清晨有鸡鸣高歌，有鸟儿啾啾嘈杂，到了七月，茄子、青椒、豇豆、黄瓜都可以采摘，蔬菜是不上化肥的原生态蔬菜。葡萄架上，是一张四方的桌子和几把柳条椅，这里有时会成为父亲接待客人的地方。而我只关心地里的西红柿红了没有？葡萄结了几串？今天母鸡下了几个蛋？其它什么浇水、除草、上肥、捉虫等一应劳作皆由父亲下班回来精心侍弄。

有一次，我问父亲：“爸爸，你怎么想起来要在院子里种菜啊？”父亲说：“偌大的院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耕耘一片精神家园。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。

自种的蔬菜根本吃不完，父亲又习惯地吩咐我采摘一些新鲜的蔬菜送给陈师傅妈妈那里。她住在敬老院，我常常去那里，老人们都非常和蔼可亲，总是会拿出各种水果或者果干、酸奶热情招待你。家里的蔬菜每周会有两次送到敬老院。

院子里的葡萄一年比一年结得多，有两个品种的葡萄，一种是青皮马奶葡萄，一种是粉紫色圆溜溜的葡萄。采摘葡萄是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，每人拿一把剪刀，站在椅子上，仰望着喜乐的头颅，剪下一串串讨喜的果实，那是辛勤劳作后丰收的快乐！葡萄实在太多，只好用脸盆装满，一盆盆送给左邻右舍。有时，分享都能带给人莫大的快乐和精神愉悦，那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共享与关怀。我也终于明白，父亲为何会如此精心打造这个院子。